

バイ

ブ
ラッ

バ
イ、

ク
バ

ド

バイバイ、フラックバード



再见，黑鸟

[日] 伊坂幸太郎 著

黄悦生 译



再见，黑鸟

〔日〕伊坂幸太郎 著

黄悦生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, 黑鸟 / (日) 伊坂幸太郎著; 黄悦生译. —
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9. 3
ISBN 978-7-5535-1516-8

I. ①再… II. ①伊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38289号

图字: 09-2019-118号

Bye Bye, Blackbird by Kotaro Isaka

Copyright © 2010 Kotaro Isaka/CTB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Guomai Culture &
Media Co.,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TB Inc.

出版人: 姜逸青
责任编辑: 郑梅
特约编辑: 顾琪静
书籍设计: 朱镜霖

书名: 再见, 黑鸟
作者: 伊坂幸太郎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
发行: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印张: 6.75
插页: 4
字数: 212千字
印次: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-23,000
书号: ISBN 978-7-5535-1516-8
定价: 4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 021—64386496 调换。

伊坂幸太郎

Kotaro Isaka

1971 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。

日本文坛独树一帜的作家，与东野圭吾、村上春树连续包揽权威书评杂志《达文西》票选最受欢迎男作家前三名。他的小说结构宏大，包含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同时，仿佛看了一场交织着奇异幻境、生命哲思与青春况味的表演。在华丽的结构招式中，隐藏着让人惊奇的化学反应。

伊坂幸太郎热爱音乐，深受英国传奇乐队“披头士”的影响。代表作《金色梦乡》取自“披头士”的同名歌曲。《再见，黑鸟》同样是“披头士”演唱过的经典曲目，故事与《金色梦乡》一脉相承，主角的人生看似大雨将至，抬头望时，却有一把伞为他保留了晴空。

伊坂幸太郎

代表作品

《金色梦乡》

《再见，黑鸟》

《重力小丑》

《死神的精确度》

责任编辑：郑梅

产品经理：顾琪静

书籍设计：朱镜霖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伊坂幸太郎

Kotaro Isaka

日本作家

代表作：

《金色梦乡》《再见，黑鸟》

《重力小丑》《死神的精确度》



伊坂幸太郎为何对“披头士”如此着迷？
一起聊聊作者的“摇滚梦”吧！

再见，黑鸟

产品经理 | 顾琪静
后期制作 | 顾逸飞
产品监制 | 何娜
出品人 | 吴畏

书籍设计 | 朱镜霖
责任印制 | 路军飞
营销推广 | 施明喆



“猎鹿，这我能理解——对准眼睛圆溜溜的无辜小鹿来一枪。当然，这种行为我可不支持，只是说这个词的意思可以理解。说到‘猎鹿’，我眼前会浮现这样的情形：一个男人，身穿玲珑小巧的马甲，手提猎枪，走在山林里，一看见小鹿就开枪……”广濑明梨解释道。

她继续说道：“摘葡萄¹也可以理解。虽然跟屏住呼吸、举起猎枪、瞄准猎物不同，但把垂下来的一串果实摘走，也有一种‘捕猎’的感觉。跟‘收割’²这个词有相通之处，所以并不难理解。”

“那怎么‘赏红叶’³就想不通了？”星野一彦问道。

1 在日语中，“摘葡萄”（ブドウ狩り）和“猎鹿”（鹿狩り）都用同一个动词“狩”。

2 在日语中，“收割”（刈る）和“捕猎”（狩る）这两个词发音相同。

3 在日语中，“赏红叶”（紅葉狩り）也是用“狩”这个动词。

“赏红叶，明明不用猎枪打，也不是收割果实，只是欣赏红叶，为什么也用‘狩’呢？真是莫名其妙。”

“‘狩’字也有观赏的意思哦。”星野一彦做出翻书的手势，示意她——回去查查词典吧。

在车站前一座大楼的地下酒吧包厢里，两人相向而坐。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晚上十二点了。可能因为是星期天，顾客很少。昏暗的酒吧里流淌着舒缓的爵士小号。他俩并不是这家酒吧的常客，是偶然路过才进来的。不过，这里的环境恰到好处，适合让当天认识的男女变得亲密起来，或是产生亲密起来的错觉。

七个小时前，在弥漫着温暖空气的塑料大棚前，广濑明梨遇见了星野一彦。当时，星野一彦左手端着盛有炼乳的纸杯，正准备进棚里摘草莓。目前正是鲜草莓成熟的季节，而且天气晴朗，草莓园里挤满了游客，广濑明梨排在队伍最后。入口狭窄，加上是分批进入，门外排起了长龙。

星野一彦在队伍前面嚷道：“我从没听说过摘草莓还要限定时间的！”虽然今天是星期天，他却身穿西服——深蓝色，窄身，款式考究，透出一种高级感，显然不是便宜的地摊货。这身着装，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当然无可挑剔，却不适合摘草莓。他一个人来的，显然也不属于周末加班后，提前下班陪家人游玩的那类人。他三十岁左右，正处于小年轻和成熟大人之间的过渡期，短头发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大耳朵，五官长得不算匀称，但挺有个性。这就是广濑明梨对他的第一印象。当时，她已经不自觉地被星野一彦吸引了。

“按规定，是限定时间的。请您多谅解。其实三十分钟也能

吃个够了。”草莓园的看门大妈说道。她的脖子和腰上都长着赘肉，给人一种胖乎乎、软绵绵的感觉。说起话来不紧不慢的，相当稳重。

“三十分钟？不会吧。”星野一彦咬牙切齿地说着，一脸不满地钻进塑料大棚，“你们明明说是任吃的呀。”

“您先尝尝吧。”

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广濑明梨心想：“号称任摘任吃的草莓园，三十分钟确实太短，未免有些小家子气。”

在塑料大棚内享受摘草莓之乐的大多是一家人、两口子，或是恋人们。基本没人会独自跑来这里。这理所当然，广濑明梨心想。这跟一个人在保龄球场里练习投球还不一样。独自跑来摘草莓的人，不是有草莓情结，就是对塑料大棚情有独钟。看见有人独自练习打保龄球，你可以搭讪说：“你在练习投球啊？”或是“你的技术真好。”可是，对于一个独自来摘草莓的人，“你在练习摘草莓啊”“你的技术真好”之类的话却说不出口。

不过，这点郁闷很快就消散了。拨开叶子，发现鲜红的草莓，摘下来，蘸一蘸炼乳，塞进嘴里，大口大口地吃着。顿时，慈母般的甜奶味和草莓的酸味融化在一起，这味道立刻传遍了全身。这样的美味，无论吃多少都不在话下。广濑明梨振奋起来，打算在塑料大棚里大杀四方，把草莓全部吃掉！

可没过十分钟，广濑明梨就开始觉得腻了。她看看手表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还有这么多时间呀。”这时，在她正前方的，就是星野一彦。他弯着腰，摘下草莓，但并没有立刻塞进嘴里，而是一脸厌倦地盯着看。他此刻的忧郁表情，就好像看见烦人的新员工

出现在眼前，不由嘀咕道：“唉，你怎么还在？”他把草莓放进纸杯里，看看手表，叹了口气，抬起头来——正好和广濑明梨四目交接。他似乎吓了一跳，但瞬间又露出笑容：“三十分钟，其实还挺长的。”

广濑明梨也深有同感。草莓虽然好吃，但一个接一个地吃，确实容易腻味。蘸着炼乳吃还行，但炼乳一见底，光吃草莓就有点难受。不过，若没到规定时间就提前离开，又觉得太亏。

“刚听说限定时间为三十分钟时，我还觉得太短了。”广濑明梨回答道。

“刚才我还向那个看门的大妈抱怨说，摘草莓还要限定时间，不用这么抠门吧！”

“我听到了。”

星野一彦顿时面红耳赤：“你也听到了？一会儿出去时得向她道歉才行。”

“你还挺有礼貌的嘛。”广濑明梨有些迟疑，不知道用词应该客气到什么程度。同时，她又对星野一彦坦率承认错误、主动道歉的态度产生了好感。

“对了，你为什么特意穿着西服来摘草莓呢？而且还是一个人来。”

星野一彦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她。

当天，他和交往了两年的女友约好出来吃晚饭，快到约定时间时，对方却忽然说不来了。不知如何打发时间的星野一彦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：去摘草莓。



“那些话也是骗人的吧？”在东京市内一间公寓房间里，广濑明梨气得直揪头发。

“你指的是哪些话呀？”我嘴上搪塞，心里却隐隐作痛。

十二月中旬，每天都冷得要命，让人怀疑所谓的全球变暖只存在于传说中。屋里并没开暖气。不知道广濑明梨是想故意让我难受，还是忘记插电源了。说不定，是因为我突然上门提出分手，她一时气急败坏，才无暇顾及寒冷的。在这冬天的假日里，我正襟危坐，膝盖和小腿紧贴着地毯——俨然是准备跪拜叩头的姿势了。虽然已经下午四点多，但太阳还没落山。

“哎哟。”茧美坐在旁边那张米黄色的沙发上，跷起二郎腿，把手中的罐装啤酒一饮而尽，懒洋洋地说道，“哎，这个男人呀，对女人说的话十有八九都是假的，全是骗人的。话说回来，你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呀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我连忙反驳，“当时，我确实是跟女友约会被放了鸽子，所以才跑去摘草莓。这真没骗你。跟你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都是真的。”

“‘所以，我爱过你也是真的。’这个男人会这么说。”茧美伸出长长的胳膊，粗大的食指指向我。她长得人高马大，粗胳膊粗腿，浑身上下都比别人大一号。而且态度蛮横，胆子也壮。在我看来，她简直就是另一种生物。我认识她两个月，每天一起行动，但相处的时间越长反而越不了解她。刚认识没几天时，我就感觉到：她虽然属于灵长类动物，但恐怕和我分属不同科吧……而今，

我甚至怀疑她不是这个星球上的生物了。

广濑明梨在客厅里转来转去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心里着急，只得随口安慰道：“我这么突然跑上门来，可能会吓到你，让你惊慌吧。”

茧美却在旁啧啧地咂嘴挖苦道：“瞧你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真丢人。”她这半辈子大概都是不停咂着嘴走过来的，所以咂嘴声练得特别响亮，余音袅袅。“喂，我跟你说，她不是惊慌，是在生气哟。”

“我是在生气！”几乎与此同时，广濑明梨激动地嚷道，“两个月不见人影，好不容易联系上，却带着这样的女人找上门来，说要和我分手，跟她结婚……如果连这都不生气，那还有什么可生气的！”

被称为“这样的女人”的茧美发出了欢呼声。她早就习惯了——习惯别人一看见她的长相就害怕、蔑视、敬而远之。“我身高一米九，体重两百公斤。块头够大吧。”第一次见面时，我根本没问，她就自报身高体重。不知道这数字是否掺水分，不过对于不搞体育、不练格斗的女人来说，这身段也太过彪悍了。她说自己是个混血儿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毕竟，她皮肤白净，又长着一头金发。起初我以为她戴着金色的假发，后来才发现是真头发。她总穿着一身西服，不知道穿的是男装，还是特意定制的。我有点好奇到底哪个商家这么奇葩，就偷偷看了她衣服的商标，发现大多是“巴黎世家”的。一个身穿高雅西装的金发白人女子——这么一说，估计大家脑海中会浮现出吸引男人目光的绝色美女形象，但茧美却让人大跌眼镜，她看起来，只是一个身着西装、国

籍不明的怪人。而且，虽然她声称是混血儿，却只会说日语。

“在我童年最早的记忆里，第一天进幼儿园时，邻居家的荻野目说我是‘女怪兽’，气得我跟他干了一架，结果把他的手腕弄骨折了。从小我就走上这样的人生之路啦。”她耷拉着脑袋说道。随后又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：“就是从荻野目这小屁孩开始的。”

茧美大大咧咧地坐在广濑明梨屋里的沙发上，喋喋不休地对她说道：“我本来都懒得理你，想直接跟他去登记的。他却说要跟你这婆娘打声招呼。”

“婆娘？你这家伙怎么这样说话！”

“‘你这家伙’也好不到哪里去嘛！”

跪坐在地上的我立刻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，走到广濑明梨身边，伸手搭在她的肩上，劝道：“你冷静些。”她却扭动着身体，似乎在说“别碰我”。

我听见了茧美那发自肺腑的欢笑声。我能想象到，她心里一定在说：“哈哈，真开心。接下来还有四次看热闹的机会呢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吗？”

我把视线转向东面的墙壁。那上面有个黄铜架子——高及腰部的支柱上装着好几个盘子，每一层都摆放着戒指、耳环等首饰。

广濑明梨曾经拿起一枚戒指，说过这样一番话：“你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？它闪闪发光，确实漂亮。但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？在于向人炫耀吗？很多人上电视时都穿戴得珠光宝气，到底想炫耀些什么呢？难道想告诉别人：我为了买这些并非生活必需

品的首饰花费了大把金钱？打个比方，现在有两条项链，一条适合自己而且价格便宜，另一条不适合自己但价格昂贵，你会选哪一条？”

“我会选适合自己而且价格便宜的那条。”

“就是。不过，在现实中遇到这种情况，可能每个人都会选不适合自己但价格昂贵的那条吧……我也一样。”

“是想着可以拿去卖？”

“想不想都一样。”

“要这么说的话，一枚适合自己的便宜戒指和一根不适合自己的昂贵象牙，你会选择佩戴象牙吗？”

“象牙？这是什么鬼？”她笑出声来，接着问道，“是用象牙做的首饰？”

我摇摇头，回答道：“不，就是一整根象牙，貌似很高雅的感觉，而且也很难弄到手。往这挎包里一插，谁看了都会对你肃然起敬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画，仿佛抚摸着从自己嘴边长出来的象牙——它们像胳膊一般粗壮。

“象牙，不是违禁品吗？”

“这才显得你独特嘛。”

“还可以当作防身的武器呢！”广濑明梨笑着说。看着她高兴的样子，我也感到开心。可没过多久，我渐渐抱有一丝内疚。

我之所以会有负罪感，原因很简单。

除了她之外，我还同时跟别的女人交往。这跟“劈腿”不一样，因为我根本分不清哪个女人才是真爱。这比劈腿更恶劣吧，说是“一脚踏两船”也不准确，因为我是脚踏五条船。茧美知道

这事时，吓得瞪圆了双眼：“脚踏五条船，厉害啊，太吓人了。这算是五天工作制吗？真有你的。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是每周故意留出双休日，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两天也填满？”

“其实，我并没有每天都跟她们当中的某人见面，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五天工作制和双休日。”我解释道，“有时整个星期只跟一个女人待在一起，有时一个月才见上一面。而且，我并不是故意制造了这样的局面，只是顺其自然地跟那些有好感的女人来往，结果就变成同时跟五个人交往了。不过，我跟她们的交往时间各不相同，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是同时交往。”

可是，茧美压根儿就没打算听我的解释和辩解。她一边抠着鼻子，一边说道：“哼，不如不要按星期算，按月算吧，每天轮换——那可是脚踏三十一条船哦。准能破吉尼斯纪录。不过，如果登上吉尼斯纪录，可就穿帮啦。三十一个女人厮杀的战场，别提多可怕了。”

“喂，我其实挺同情你的。”茧美从沙发上直起身，指着广濑明梨。每当茧美有什么动静时，就会让人产生室内空间扭曲、地板摇晃的错觉。“遇到‘小星野’这个单身男人后，你总算摆脱了小三专业户的厄运，还以为可以正正经经地谈一场恋爱呢，没想到又被我这样的女人抢走了。”

“喂！”广濑明梨满脸通红地瞪着我。她一定是想愤怒地质问我：为什么这个女人知道她当小三的事？为什么要暴露她的隐私？

我理解她的心情，却没有资格谴责茧美。

关于我的亲友，关于我的恋人，茧美无所不知。至于选择什么时候说出来，那是她的自由。

“被‘那辆巴士’带走之前，我想跟几个女人见见面。”我提出请求。茧美却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有什么好告别的，毫无意义。你离开之后，她们一开始可能会感到寂寞，但很快就会把你忘掉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就让我跟她们告别吧。”我恳求道，“那辆巴士要两个星期以后才来接我吧？反正还有时间。”

“我说你呀，一个要被带走的人，说话还这么理直气壮！我恨不得立马把你送走。”说着，茧美哼起《多娜多娜》¹的歌谣来：“就要被卖掉了哟，眼睛充满了悲伤哟。”

茧美的任务，就是监视我，以防我在“那辆巴士”到来前的这两个星期内逃跑。

“就让我跟她们道个别吧。你可以跟我一起去，这样就能防止我做出什么异常举动了。”

我死乞白赖地哀求着。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“你怎么非要这么一根筋呢？”

“我是独生子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我全都调查过了。”

“读小学时，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正在看电视，母亲说：‘我

1 《多娜多娜》：经典的犹太民谣，歌词描述一头名为“多娜”的小牛被送往集市屠杀时的悲伤。